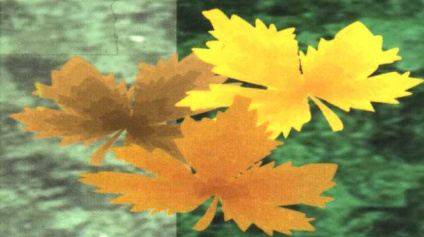


北大博导曹文轩教授作序并推荐
大型青春文丛“心香七瓣”创始人冷情校园三部曲之二
一洗青春文学浮躁之风，屡破文学网站搜索纪录

象牙塔

冷情 著



长征出版社

象牙塔

冷情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锡祥
责任校对：严静宜
丛书策划：郭耀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牙塔/冷情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5

ISBN 7 - 80204 - 090 - 6

I. 象... II. 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583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蓝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160×1230 毫米 1/32 6.5 印张

150 千字 印数：00001 - 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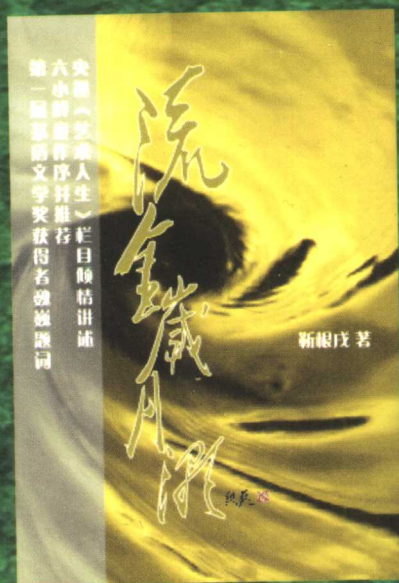
定价：25.00 元

ISBN 7 - 80204 - 090 - 6/1·277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著名新生代作家，在大学自创校园三部曲《纸玫瑰》、《象牙塔》、《水晶痕》，另有长篇小说《逆时空》、《倾情小说《纯真碎片》《我不知道我是谁》，散文随笔集《浪潮迷帆》、《路过你的梦》；诗集《心影》。其作品引入时空概念，将中国古典审美与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完美融合，或凝重，或轻盈；或严谨，或幽默；或粗犷，或细腻，风格各异。被评论家们誉为“……雪星般划过文坛长空，善于捕捉最细微的感动因素，往往只言片语就可以勾画出一个境界……妙笔生花，淡写尘缘抚慰我们久已寂寞的心灵……”

责任编辑：陈锡祥
责任校对：严静宜
丛书策划：郭耀龙



封面设计：朱楷、崔磊
蓝色天空工作室
13241921185 89894474



飞鸟舒翅，驮着夕阳远逝。
清湖点点光影，只一瞬，
沉入游鱼的稚梦。
青春只一晌，褪色成一张黑白照片。
悄然回眸，独不见当年心事，
换了一声浅叹，几分凌伤。
痴狂依旧，盈香袖远，
犹记一款倩影，从生命中走近，
又走远……



长长的台阶，印着无数游客匆匆的步履，
凝神一秒钟，看尽一山的繁华，
角落间寻觅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
游客相视无语。

来自五湖四海，携着各自的故事，
在景点擦肩、拥挤、留恋，
最后，

又回到各自的世界，畅想下一个旅游季节。
惟留我，独自浸入上一个季节，
回忆某日某时一抹微笑……



家，犹如剥落又补的墙，尘封了童年往事。
单车、白裙子、夏日池塘、蝉唱不知不觉褪色，
换了满地落英，一冬飞雪，
走入另一个人的世界，
开始另一种故事，
受伤了，疲惫了，爱过了，错过了，
岁月无穷变幻，
家，永远是寂寞眼中远处那盏温馨的灯火。



青春是把丢失密码的锁，
冷漠的眼神是紧闭的门，
是谁在门外傻傻的哭？
是谁在门上砸出记忆的伤痕？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咫尺之间无法相爱，
而是明明相爱，却无法在一起。
天堂上只刻着一个名字，
另一个在人间失意。
谁能逃脱生死之间的缘分游戏？



如果我的肩膀足够宽厚，
你我在陌生的路口就不会擦肩而过，
如果我们在茫茫人海，不经意撞在一起，
请不要受惊吓，
因为那可能是我们之间暂时停留的缘分。
如果我的肩膀足够宽厚，
你就不会流浪太久，
我总在肩膀上为你留一个地方，
如果你累了，
请在我的肩膀上停留，一块小而温暖的避风港，
如果你哭累了，请在我的肩膀上又睡，
那么我就可以近距离看你的睫毛，
将我一生的呵护浓缩一个宁静的短梦给你。



心愿系上流星，它却是垂死星球的碎片。
姻缘托给美梦，却总在蓦然间惊醒。
相思堪比花，流水无意空飘零。
痴情交给岁月消磨，却拖得红颜一起老去，
不如抛却一切顾忌和羞意，
把指尖交给你握，

表白是爱情境界里最灿烂的声音。
路太长太长，就一起做伴，
寒意料峭，就一起过冬，
轻飘飘的时光，一瞬间的青春感动，
都无法把握。

在最绽放的时节，与你相遇，是最大的幸福，
哪怕送走你的背影，
一刹那，容颜老去，
痴痴的想，你从不曾回头。



这系列小说是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几年看了许多高中生、大学生写的小说，感觉上是这些小说十有八九都是西方的路数——西方的主题、西方的情趣、西方的格式、西方的叙述，不太容易看到有人从中国传统小说那里淘得一点精神来建构他的文字世界的。看到这部小说，就觉得有点新鲜。

由于国家实力的原因，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个状态很糟糕，一旦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自己的一切就会失去自信心。这个世界奉行的是强权法则。谁厉害，谁就有所谓的话语权，谁就有话份。而谁处在弱势状态，谁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你若不自觉，也要参与说话，人家就会瞪你一眼：“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强者，没有道理也有道理，而弱者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都说“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其实这个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并非是文化的强与弱在决定话语权，而是实力——硬碰硬的实力，经济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实力，是这种实力在决定话语权。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那就更糟糕了，因为那样你就会将你没有话份的责任归罪于你所接受的民族文化和你的民族传统，这就有了一种可能：你所背弃的文化恰恰是最优秀的文化。这样一来，你不仅依然没有实力，还丢掉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那时你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弱者了。实力，其实与文化无关，实力只是与制度有关。这个道理未必有多少人明白。由于如此，我们在实力面前就会心虚——心虚自己所在的民族文化——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文化语义，甚至是文化符号。这些年我们所进行连绵不断的所谓的文化反思，不正是如此吗？我们对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东西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继而产生了强烈的背弃的欲望。我们将头完全地扭到了一边，这时，我们的眼前也就只有西方了。我们不去说其

他方面，仅从小说写作一点上就可看出我们的这种背弃。

小说怎么写，其实没有先验的法则。这几年，我常与西方的小说理论打交道。当我看到西方的学者将西方的某一个小说技法进行津津乐道的阐释时，我就会想到许多我们中国的小说技法。那时，我就在想：凭什么说你那个技法就值得如此去说道，而我的这些技法就无人问津、无人理睬？这时，我看到的并不是这些技法的高下，而是实力的高下。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国家是一个实力举世无双的国家，我就有力量来制定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写作理论与小说写作的若干道理，这些只属于中国的小说技法，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高明的，别具一格的。

这部小说的作者，采用章回体的写法，是他对中国传统小说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我一直对包括章回体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存有敬意，虽然我本人在小说写作中未能一一使用这些写法。有时也想试一试，但发现中国小说的这些写法是很有难度的。比如说诗词与散文相杂，再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章回体，不是你想弄就能弄得了的。你就写不好那些自然插入的诗词，就拿不下这章回的题目——那章回的题目，就是需要功力的。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就已经是小说的一道风景了。

这部小说的作者对中国古典的尊重与亲近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书中一些地方不免有掉书袋的嫌疑，但也体现着作者的阅读领域、阅读兴趣与阅读境界。再说，掉书袋也不算是一个短处，关键在于怎么掉。我在分析钱钟书的《围城》时，就在这一点上与人争执过。我说，正是在那些地方，显出了钱的智慧，若将那些地方干净地去除掉，一部《围城》也就黯然失色了。国外那些大师中，掉书袋的有的是。

这部小说是作者的一个起步。对于小说写作而言，他还有许多功课要做。他将自己的小说连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上，也许正是他日后的创作能与他人的创作区别开来从而找到自己的一席位置的聪明选择。

北京大学蓝旗营

红尘不抹多情痔 白莲长存不染心

恍惚间，才发现重逢是种玄妙的哲学。

世界之所以小，缘分之所以巧。

如果说，初遇只是无心，那么重逢就在不同的时空上演着微妙的机巧。

一辆行驰的公交车上，林夕与云卿重逢了。

两人上车地点相差六站。

林夕投币上了车，见车门处太拥挤，就侧身走向车中心。

他站了一会，一个不经意地回头，愣住了。

云卿没有看见他，她的素手握紧着拉环，淡紫色的毛衣轻轻滑下，露出一段皓腕。

她秀丽依然，只是秀眉处却隐隐有种说不出的幽怨。

公交车突然变速，云卿的背撞到了林夕的胸口。

云卿缓缓回头，她“咦”了一声。

既然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那么 2004 年之与唐代也不过相当于隔了一场小饮。

钟陵醉别十余春，

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

可能俱是不如人？

罗隐能写出“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与“山牵别恨和肠断，水带离声入梦流”等妙句，也不枉他名列《唐才子传》，却终生怀才不遇，一生潦倒。

年轻气盛，自负才华横溢的罗隐那时还充满幻想，他以一介寒士赴举，路经钟陵县结识了惊才绝艳的歌妓云英，互生好感。

十二年后，罗隐再度落第，在钟陵又与云英不期而遇，这个心高气傲的才女依然未脱风尘，不胜感慨。

云英更是不敢置信，惊诧道：“咦——怎么罗秀才还是布衣！”

莫说云英后半句包含着多少岁月沧桑和无奈。

单只这个“咦”字就穿梭时空，经过无限的重复和演变，最后再凝结成这个字眼。

林夕轻声问：“还好吗？”

云卿幽怨道：“还那样，你一定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林夕心深处一疼，他见云卿的眼圈有点红了。

公交车还在行驶。

林夕看云卿俏立一旁，恬静淡雅，心底扩散出几圈波澜。

他轻问：“你哪站下车？”

云卿仿佛在想些什么，有点心不在焉，慌乱道：“终点。”

林夕一时没了话。

云卿飞快地看了林夕一眼，又迅速转移目光，轻声说：“如果你没什么事，我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林夕犹豫了一下：“也好。”

云卿仿佛看透了他的犹豫，幽怨地膘了他一眼。

“那我们在下站下车吧，马路对面有一家咖啡厅，是台湾人开的，很有名。”

“也好。”林夕词汇贫乏得好像只剩这两个字。

红软时光。是那家咖啡厅的名字。

大厅摆设雅致，座椅雕花古香古色，颇有味道。

只是客满了，侍立的小姐柔声告诉他们还需要再等十五分钟。

两人退出来。

林夕看向云卿，心想：这就是天意。

云卿仿佛急于挽救什么，她笑得自然：“幸好这旁边有一家‘好伦哥’比萨连锁店，我们去那里喝咖啡吧。”

林夕颇有感触，笑说：“正宗的赶不好时间，倒有别的方式替补。”

云卿似有深意地问：“连感情也是，对吗？错过了时间和缘分就要用另一种比较满意的方式替补。”

林夕隐约感觉她在向自己暗示以前的感情交往，可他无法给出合适的答案。

在那一瞬间，他们同时感觉，时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借走了许多东西，却忘了还给那些仍在原地苦苦守候的人们。

时光的墙封锁了所有的退路，无法再回头。

只有思绪才可以自由穿梭。

永恒的意义不是说它可以持续的前进和更新。

它还可以重复。

重复自己，相当于生命被青春的妖刀突然砍短一段。

可是又不得不重复。

因为世界太小，总绕不出往事，总要和旧人重遇。

他们选了一个靠窗子的位子。

比萨店里很喧哗。

不断重复着当红歌手冷情的《青春香》，很伤感的节奏，有种淡淡的哀愁。

惆怅的翅膀，
逆着时光飞翔，
穿越人海茫茫，
寻觅一缕淡淡的发香。
你轻柔的长发，
飘过岁月的流淌，
进入我的梦乡，
悄然回眸，伊人不在，
仍痴痴地幻想，
在那个永恒的老地方，
为你轻弹低唱。
青春香，爱尽了，注定日夜彷徨，
青春香，缘断了，还要继续奢望，
青春香，心碎了，往事化做胸口伤，
青春香，泪干了，思念仍是旧模样。
无限时光，惟留一脉青春香……

透过玻璃窗，来来往往的行人各自赶路，仿佛很冷漠。

那只是因为他们都在专注着自己的生活。

这一刻，包括他们周围的陌生人都只是生活的片断。

片断之外，他们彼此都有完整的生活和理念。

周围的陌生人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相同的地方或不同的地方，他们还可能擦肩。

可是这些重遇再重复千百次，他们依然是陌生人。

只有那些动情的人们才深信第一次相遇不是偶然。